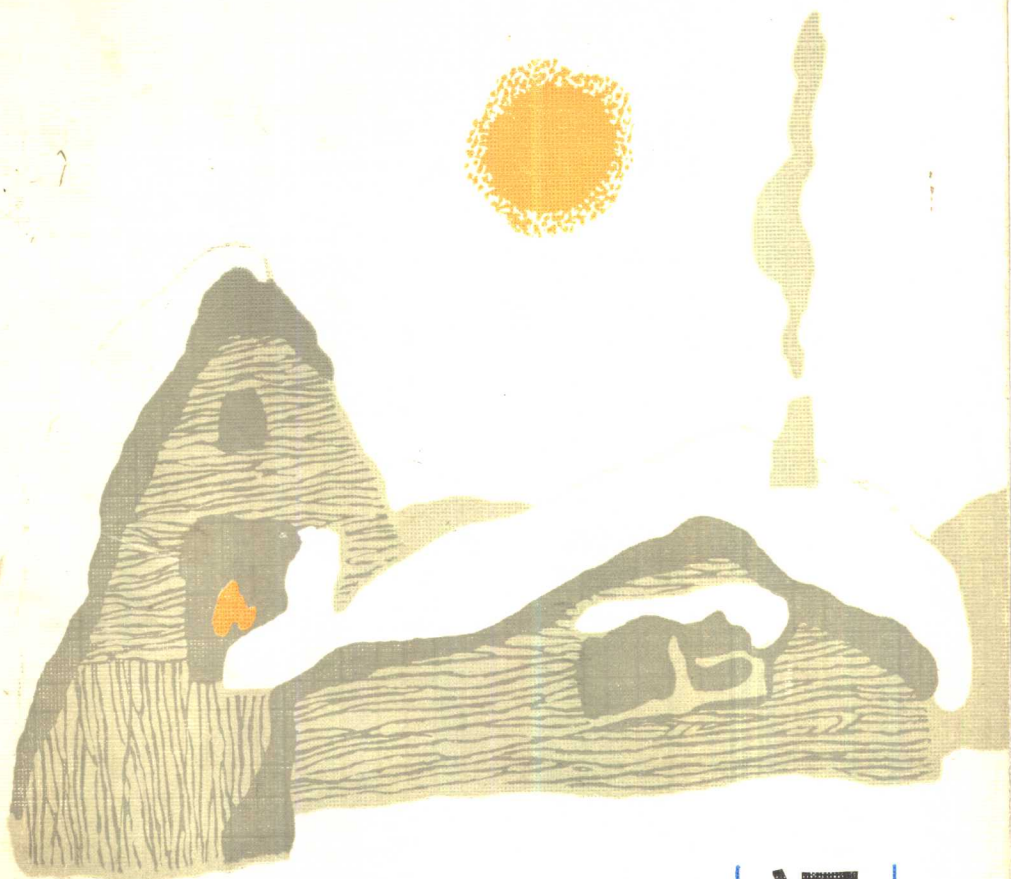


远方的爱

● 肖复兴



I247.5
657

远方的爱

肖厚宇



女子学院 0049993



018840

远 方 的 爱

肖复兴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 12 1/2 插页3 字数288,000

1986年1月第1版

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

书号: 10151·8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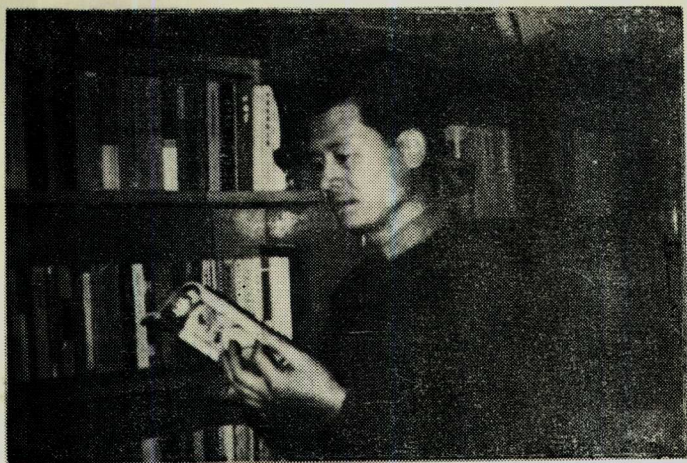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.45元

作者小传

小传和小照时髦起来。心理学家说：“无论什么样的自传，都不会不包含着自我辩护。”正如所选的小照，都是形象端正一些的。

肖复兴，一九四七年生。祖籍河北沧县，自幼长于北京。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写过一些中、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。结集有《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》、《她和他们》、《海河边的小屋》、《生当做人杰》、《北大荒奇遇》等。

在此期间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：一是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。我的第一篇文字，是在那里喂猪的一间摇摇欲坠的饲养棚里写的。另一是父亲病故后，年逾八十的老母一直与我相依为命。这其中，包括这个集子大多文字是在老人家的解声中写出的。



青復号



目 录

我们	1
五花草地	76
高高的跳台上	121
远方的爱	181
苹果绿的颜色	242
井架上的星	331

我 们

1

我们就住在这里。

严格说，这里是一座仓库，并不是住人的地方。院子大棚下面堆满大大小小、圆圆鼓鼓的染料桶。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染料味。虽然才刚刚到春天，这里却象秋天一样颓败，连刚吐芽泛绿的柳枝，也被各色染料污染了。呵！到处都是染料！墙上、水龙头、水池边，甚至土簸箕和扫帚把上，都是翠绿、艳红之类的染料颜色。连污水沟里流动的也是飘着油污、带着颜色的水流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上面，顿时变黯淡了……

我就要住在这里了。这里能够住人吗？住在哪里呢？

第一次，带着小铁走进来，是小铁的舅舅送我们来的。他要结婚了。明年三十岁整，才搞上个对象要办事，也真是晚婚模范了。家里一间半的刀把房，一间留给他们做新房，半间妈、爸爸老两口挤着。实在没有我和小铁住的地方了。小铁的父亲又正在外地上大学。插队十年，回城两年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又在挺远挺远的上海。还有这一个学期就毕业了。熬过这一个学期吧！盼着他回来，分个好单位，兴许能有间房。可眼下我总得有个窝呀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娘俩晚上有个睡觉的

地方就行。就这样死说活说，最后急得我掉下几颗眼泪，这才算是让周厂长发了善心，让我搬进这里来暂住。

弟弟替我扛着行李。我一手提着网兜，一手拉着小铁，在四下张望着，这遍布染料桶的世界，哪里是让我暂住的地方？

“你就是技术科姓孙的吧？”

突然，从传达室出来一个老大爷，五、六十岁，身子骨满硬朗，满脸长着钢针般的黑胡子茬。他站在我的面前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问道。显然，厂里已经打了电话，通知了他。

“是我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来吧！”

他引我穿过一道染料桶夹道的胡同，不长，挺黑，象电影《地道战》里的地道。一路上，小铁一直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从黑糊糊的染料桶后面钻出一只大老虎或者什么怪物来。在一个大棚下面，我才发现有两扇玻璃窗和两扇木门。是房子了！躲在这犄角里，象是藏在大树后面一朵小小的蘑菇。小房再前面是个小院，象天井，不大，却是整个仓库里最宽敞的地方了。

这是两个挨在一起的房间，都上着锁。老大爷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锁，对我说：“就这间！”然后，把锁、钥匙拿走，转身没说多余的话，走了。

“谢谢！快说谢谢爷爷！”我教着小铁，等小铁张着小嘴，奶声奶气叫着，他早已拐出那条染料桶夹道的胡同，连理也没理。真是怪老头。

屋里除了一个木板搭成的床、几个破木板钉成的箱子、和一个火炉之外，没有别的了。床底下潮潮的，湿漉漉地涇出水

珠，白糊糊的潮虫在墙边上爬着、爬着，又跌了下来，再接着爬。火炉四周的炉灰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墙角的一只蜘蛛不管我们闯破了它的安宁，依然在不停地织着网……房子原来的主人够邋遢的。

弟弟帮我把炉灰扫走，地扫净，墙角的蜘蛛网扑下来，又帮我把被子往床上铺好，然后站在我的面前，望望我，一句话没说，又低下头摸摸小铁的脸，眼光充满忧郁和歉然。似乎这一切是由于他的什么过错造成的。

“姐姐，我真想不结婚了！”他前几天这样对我说过。

“傻话！”

我说过他。我理解他。他是我的好弟弟。我到北大荒插队，临离开家那年，他把一个泥做的小肥猪储蓄盒砸烂，把装在内的所有镍币塞给了我。送我上火车时，火车开了，他追着火车哭呵、哭呵。一路车出了关，驰过松花江，我好象总觉得他的哭声一直响在我的耳边…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那一年，他才十三岁。

“走吧，你回家吧！”我催促着他。我从家里搬出来，空荡荡、乱糟糟的房子还等着他去归置呢。快过门的弟妹正在家里等着呢。

他走了。身影消失在染料桶夹道的胡同里。

“舅舅！”

突然，小铁叫了起来。没有回声。小小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娘俩。“哇”的一声，他哭了起来：“我要回家！我要找舅舅，找姥姥，找老爷！我不住在这儿……”

“好孩子，别哭……”我竭力劝着他。

他还是拚死拚活地哭。我急了，“啪”！打了他一巴掌；

“不许哭！”

孩子从小跟着我，没离开过一天，很听我的话。他憋住劲，咬着小嘴，抽着鼻子，哽噎着不哭了。眼泪还挂在鼻尖上。我的眼泪却止不住滚了出来。我干嘛要打孩子，他才三岁半多一点呀！

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早早买好的巧克力递给他：“在这屋里呆着，妈把火炉生起来，给你煮蛋蛋吃！”

他拿着巧克力，泪眼汪汪地望着我，点点头。

我吃力地搬着火炉。火炉真沉。好不容易搬到小院里。哪里有煤球呢？我记得刚进门时，看见传达室窗根底下堆着一点儿。走到那里一看，没有了。只剩下一层煤灰。想问问传达室的老大爷。谁知从屋里传出了呼呼的鼾声。我不忍心打扰了。

这时，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哭声。是小铁！真让人着急。我想回去劝劝他。一想，劝也是哭，总得把火生着呀！孩子早就从幼儿园接出来，还没吃饭呢。哭就先哭一会儿吧。不是当妈的心硬，没办法呀！你那个倒霉的爸，什么事不带管的！结婚时，他家老俩口外带一大帮孩子一间屋，上下铺睡着，他扛着行李搬到我家，就算成了家。生小铁时，他刚刚考上大学，正在上海坐游艇参观吴淞口哩。今年寒假没过完，又跑回学院去了。最后一个学期了，他要抓紧时间搞他的毕业论文，还惦记考研究生呢！就是不惦记咱娘俩！唉……我心里惦记着小铁，骂着他爸爸，沿着院子，四下张望着找煤。

找了一圈，也没找到煤。等我往房子里走的时候，忽然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。我心里不踏实了，别再出什么事吧。我紧三步，慢三步往房子里赶，推开门一看，啊！我放了心。房子

里多了一个小男孩，也就六、七岁的样子吧，正拿着一个电动玩具宇宙电视车，和小铁在玩。宇航员戴着宇航帽，手拿着电视录相机，车在池上突突地转动，电视录相机在闪着红光，宇航员在转着脑袋。小铁拍着小手哈哈笑着。好几次路过商店，小铁都磨我要买这个宇宙电视车。九元多一个呢。他上幼儿园，他爸爸上学，插队十年不算工龄，不带工资，每月发十几元的助学金，弟弟马上又要结婚，哪儿有那富余钱。没买。小铁没少哭鼻子。

“妈！你看，宇宙电视车！”小铁见我进来，高兴地冲我喊。

“阿姨！”那个小男孩挺有礼貌，见我拿着一个沾满煤灰的土簸箕，问我：“阿姨，您是找煤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带您去！我们这儿的煤可不好找啦！”说着，他从地上抄起电视车，先夺门而出。

我跟着他一直转到后院，在四周一圈高高染料桶包围中间，藏着的是煤。真不愧是染料厂的仓库，染料桶有的是。我钻进里面，弯腰正在铲煤，这才发现小铁跟在我的后面，鼻子尖、嘴巴上蹭的都是煤灰。我不忍心再说他了。孩子也不容易，跟着东奔西跑，象一朵云，没处落地安家。

“留神，别碰着！”我嘱咐着。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。

我铲了两下煤，发现全是煤灰，里面根本没有几个煤球。这可怎么烧呀！也不是住一天、两天的事。没个火，烧水、做饭……这可让我皱开眉头。

“阿姨！您跟我来！”还是那个小男孩在前面带路。

我跟着他往煤堆里走。那里有几个染料桶，他爬上去，打开盖，嗨，里面全是煤球。

“是传达室那个倔老头藏起来的。他怕别人烧呢！让我发现了！我们全用这里的煤！”

小男孩的脸上、鼻尖蹭的全是灰。

端走一簸箕煤，我对小男孩说：“来，让阿姨给你洗洗脸！”

“不用啦，我就住在前面，我自己会洗，明年我就上学了！”说着，他跑走了。原来，就在我住的房子对面，还有两间小屋，不大惹人眼目，象被扔在角落里的破罐头盒。

我忘了问小男孩叫什么名字了。

煤装进炉膛，底下放好木柴，火引了起来。我找拔火罐。记得刚进门时，看见拔火罐就在传达室那堆煤旁边放着。谁知，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。火炉没有拔火罐，风大，木柴放得又少，不一会儿，火就奄奄一息，只剩下一点儿光亮。

没有办法。小铁一身脏脏的站在旁边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问他：“饿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不饿。”

真是懂事的孩子。能不饿吗？

“巧克力吃完了吗？”

“吃完了。”

“妈明天再给你买。听话，在一旁，别闹！”

我走进传达室，想借老大爷的火给孩子先做点儿饭。一看，火炉上正坐着饭锅，呼呼冒着热气。人家正做饭呢。等会儿吧。

走出传达室，小铁望着火炉正发呆。我捅捅火炉，看看还

有救没有。这一插，连那残存的一点儿光亮都没有了。

“饿了吧？”我又问小铁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先洗洗脸，我带你到外面吃馄饨去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我们刚要走，背后传来话声：“先用我的火吧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师傅。个头儿高高的，挺挺的鼻梁，有神的眼睛和有利的眉峰，都透出几分强悍。围在眼角的几丝鱼尾纹和弯弯的嘴角，细细观察，能使人觉出他往日生活的艰辛。这样一个人，使你一下子就觉得是一个深沉内向而坚强的男子，使人感到信任和敬重。虽然我和他同在一个厂，厂子大，我好象没有见过他。

“我见过你，你姓孙，对吧？我姓王。以后咱们住邻居了。我就住在你隔壁。”

噢，原来他就是住在我隔壁的大王师傅。临走时，听科里的老同志说起过。他的命运挺惨的。二十年前，他从河北定县农村老家好不容易考进我们这个市里的轻工业学院。刚上了两年半，老父亲突然病故。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倒塌了，剩下一个老母亲和几个弟妹，实在再供不起他上大学。他只好退学回家了。眼巴巴熬了两年半，还有一年多一点儿就毕业了，他只拿着一份肄业证书离开了学院。在农村结了婚，添了三个孩子，挑起了家庭这副担子。等几个弟弟妹妹大了，家里日子渐渐缓过气来，他不死心，拿着那张肄业证书又跑回城里，想继续上学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左蘑菇，右蘑菇，正好染料厂扩建，需要工人。为了照顾他，破例让他进厂当了工人。那时，户口也容易，他从农村进到城市。他可不是一般的工人，学院

里学过理论，手又巧，干什么什么灵。可惜，就是没张文凭，到现在还是个工人。可车间里大小难活，都得靠他处理。工人们称他是不是工程师的工程师。

他没有别的奢望。大孩子初中毕业，他把他从村里领到这儿借读。他想，城里学校怎么也比乡村条件好些。自己大学没读完，一门心思就盼着儿子能考上个大学。只要考上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让儿子堂堂皇皇上完大学。眼下，儿子今年高中最后一个学期，夏天就要参加高考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科里的同志提起他来，没有一个人不同情的。

本来，这间屋只住着他们爷俩。我现在要住的这间是小王师傅住的。小王师傅听说我的情况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便主动腾出了这间房让给我，自己搬进大王师傅那里去挤。眼下人们一提房子都红眼。小王真是个好师傅，我不知该怎样谢他才好。

“大王师傅，真是感谢您呢……”大王师傅也是好人。我语无伦次，翻来复去说的就是这几句话。

“没什么！船有浅处，人都有个难处。”他摆摆手，“快做饭吧！我这火一捅就着。孩子大概都饿急了！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赶快叫孩子：“叫伯伯！”

“伯伯！”

这两天，为了房子，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，跟磕头虫一样，到处跟着我点头作揖叫人。

火真是刚捅两下，蓝色的火苗就从里面钻了出来，不一会儿，又变成通红的火焰，热乎乎的，烤着我的脸。

我把饭做好了。大王师傅的孩子王其背着书包回来了。

“快叫孙姨！”大王师傅招呼着孩子。

“孙姨！”孩子一身蓝的卡制服，干干净净，文质彬彬，长得挺象大王师傅。

饭都吃好了。碗也刷好了。小铁磨着我：“我要喝水！”

“冬冬冬”！门敲响了。进来的是王其，手提着一个暖水瓶。“我爸爸说给你们用的！就放在你们屋，我们还有呢！”

我接过暖水瓶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我记得上中学时读过一首诗，赞美暖水瓶外面凉里面热。大王师傅里外一样热。

我走过去，连连谢谢他。他却叹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一个女同志拉扯着一个孩子，不容易。这日子的滋味，我知道。快别说那些见外的话了！”

我没什么事了，拉着小铁，坐在他屋里聊天。一直到天很晚了，还没见小王师傅回来，便问了一句：“小王师傅怎么还没回来呀？”

“他正忙着搞对象呢。你认识的，就是咱们食堂卖饭的小蔡。”

我认识。一个挺水灵的姑娘。听说厂里不少小伙子都追求她。

“两年多了。快结婚了，就是小王太穷，没钱又没房子！”大王师傅叹了口气。

“都怨我来，要不先暂时在这间屋子结婚也好呀！”

大王师傅笑了笑：“现在的姑娘能象我们那时候、你们那时候那样？在这间浅屋子破房里结婚，你太小瞧她们啦！”

我也笑了。小铁也咯咯笑了。也不知他笑什么。原来，王其一直趴在桌上写作业。这时候，头象断了瓜秧的瓜，“砰”的一下摔在桌上。太困了，睡着了。

“这孩子！就知道贪玩。一到学习，瞌睡虫就来了！怎么

说也不行！现在的孩子呀！”说着，大王师傅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头，叫醒他：“要困，洗洗脚，先睡去吧！”

小王其睡在哪儿呢？我望了一下这间不足十二平方米的小屋，只摆着两张木板床，不过其中一张稍宽一点儿，上面放着两床被子，两个枕头。他们父子俩就是挤在那上面的。一切，为了我呀！我顿时鼻子一酸，差点儿没掉出眼泪来。

我带着小铁告辞出来，走回自己的小屋。铺好被，给小铁洗好脸、脚，钻进被窝，照例每天要讲两个“咕冬来了”、“小红伞”之类的故事，他才能入睡。今天，讲着，讲着，他突然搂住我的脖子，问我：“妈妈，这就是咱们的新家吗？”

新家？哦，是的！我点点头。家，三十五、六的人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家，还在漂流，象住客栈一样到处投宿。那心头是一种什么滋味？我象被人猛抽了一下。

忽然，他又问我：“爸爸怎么还不来呢？”

爸爸！此刻，他正在干什么呢？在阅览室里，还是在教室里？会是在宿舍里，也躺在床上，也象我们娘俩一样想他一样想我们吗？一想起他，我的心中柔情百结，不知是喜，还是悲，抑或是悲喜掺半。

“你爸爸早忘了咱娘俩！”我故意这样说。

小铁用拳头软乎乎地捶着我：“你瞎说！我爸爸想我呢！昨天还来信呢，是你念给我听的！”

“是！爸爸想你！你是个好孩子！”我一把搂住他，不知为什么，眼泪滚落了出来。三十多岁的人，象我这样老三届的人，真是够倒霉的。什么什么都赶不上点儿，处处全象挤末班车。比我们早两年的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上大学了，现在属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例。不上大学工作的，现在小家庭起码都建

立起来了。比我们小几岁的，“文革”时还拖鼻涕呢。也赶不上我们那浩浩荡荡象发大水一样的上山下乡运动……咳！还提那些干什么！总算我上了大学，叫工农兵学员也好，总算上了几天高等学府。小铁的爸爸终于也上了大学。末班车也好，总算没白熬。再晚两年，那才是真正的晚了，一切都完了，熬煎不粘，做醋不酸呢……

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哇？”小铁伸出小手，替我擦着眼泪，“是不是我不听话了？”他那藕似的小手真软乎。记得有一次，小铁的爸爸放暑假回家，他爱摆弄个照相机，明明知道日子过得拮据，还非借钱买一架不可，气得我和他吵了一顿，我也哭了。小铁也是象现在这样，伸出小手替我擦着眼泪……呵！看我，又想起他来了！我搂过儿子，使劲儿在他小脸蛋上亲着……

小铁很快睡着了。我正迷迷糊糊要睡着，“冬冬冬”！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声音真响，象擂鼓，透过那条染料桶夹道的胡同，传到房子里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劲头使我想起七六年闹地震那阵子，怪害怕的。

“匡啷！”大门开了。紧接着是一阵吵架声。声音挺冲，象打雷。

“我早对你说过，这里是仓库，不是宿舍！超过晚上十点钟，锁大门！”这是传达室那个倔老头的声音。

“嗨！我就不信你这份邪！你看清这表！现在是十点过五分。我还得出去有点儿事。待会儿我回来，看你敢把大门给我锁上！”肯定，这是小王师傅了。

然后是搬动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响声，和“匡啷”一声关大门的响声。